

这一周

聚焦

浙江  
构筑“大思政”工作格局

最近,浙江工商大学新开出一门通识课程“习近平法治思想”。仅仅两天时间,选课人数就超过800人。“这么多学生同选一门通识课,在学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最后把课堂搬进了学校大剧院。”该校教务处处长厉小军说。这是浙江高校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华丽转身的缩影。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将高校思政课程列为全省22项重点突破改革项目之一,实施了以改进课堂教学、推进实践育人等举措,“大思政”的工作格局日臻成型。2017年暑假,浙江外国语学院千余名师生赴陕北梁家河和浙江各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足迹。学生实地参观了梁家河的村史馆、知青院、沼气池等地方,听取老支书石春阳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插队时的生活。“这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十分鲜活、十分厚重、十分生动的教材,我们将作为一个思政品牌长期坚持下去。”该校党委书记宣勇说。与时代强音的同频共振,让浙江的“大思政”找准了“鼓点”。

作者:蒋亦丰

《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30日第1版

宁波  
大学校长登台汇报办学绩效

“2017年,宁波大学创造了浙江和宁波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全职引进两名两院院士……”近日,宁波市召开2017年度高校办学绩效汇报会,宁波大学校长沈洪洪等宁波市9所高校校长登台汇报,介绍学校2017年度工作亮点,由各组专家评审打分并提出意见建议。评价指标涵盖办学影响力、办学能力、关键举措、组织变革等。

从2016年起,宁波市教育局先试先行,探索开展基于战略管理的高校办学绩效评价工作,对宁波市经常性财政拨款的宁波大学等8所宁波高校和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委托第三方绩效评价,分类指导宁波高校强化特色,办出水平。

2017年度的高校绩效评价工作于去年10月启动,分为高校自评、专家评审、结果认定和意见反馈等4个阶段展开。评审实行百分制,29位高校教学督导组、宁波有关高校专家、市外有关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组,通过绩效工作报告,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学科专业建设、科研贡献等方面评价指标进行核查,对高校办学绩效工作报告作出评价。

作者:史望颖 吴彦

《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27日第2版

衢州高级中学  
急救救护成学生必修技能

日前,衢州高级中学高一年级学生范子游在学校参加了一项特殊的期末考试——急救救护技能实践考试,他熟练规范地完成了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两个科目的操作,赢得了在场监考的教师和衢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点头赞许。

这几天,在衢州高级中学像范子游一样通过考试的学生有729人。去年9月,学校与衢州市红十字会合作在808名高一新生中全面开设急救救护技能课程,学校负责实践操作部分的教学。学生在高中就读期间,必须接受18个课时的专题学习,通过急救救护技能的理论和实践考试,获得“救护员证”。教学所用教材、实践器材、理论课教师均由衢州市红十字会提供,红十字会全程参与理论和实践考试的监督,认可考试成绩。“急救救护技能培训是我校‘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是学生必修的校本特色的‘印记课程’。”衢州高级中学校长周晓天说,急救救护技能培训让学生提高了在面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时的自救互救能力。

作者:谌涛 焦以璇

《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25日第6版

第一部《中国儿童青少年  
身体活动指南》在沪发布

1月30日,我国首部《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简称《指南》)在沪发布。《指南》集结我国顶尖医学、教育、体育专家,历时500多天紧密调研成文,提出适应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科学运动指南。

“超重、肥胖和视力不良比例居高不下。”《指南》审稿专家组组长、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陈佩杰表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能素质“下滑”趋势,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5年—2017年)》“医体结合促进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策略和方法”课题的支持下,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牵头,联合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研究中心(上海体育学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科学院临床指南制作与评价中心组成《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工作组。《指南》首次提出中国儿童青少年每天身体活动的推荐量,包括每日应进行至少累计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每周至少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和增强肌肉力量、骨骼健康的抗阻活动。

作者:唐闻佳

《文汇报》2018年1月31日第8版

“老师”还是“老板”,“学生”还是“学徒”?  
师生关系如何纠偏

带来了烦恼。“有时遇上导师出差也全程陪伴,基本上没什么自主时间做别的事情,谈恋爱也够呛。”

除了学术合作,与导师的“共同生活”似乎成为部分研究生的日常。微博搜索“给导师取快递”“给导师带孩子”,可以得到数百条检索结果,其中大部分是学生的吐槽。

赵勤认为,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是融洽、和睦的,但如果相互交往超过了一定界限,公私不分、学术和生活不分,则会给对方带来不良影响。

从学术到生活:  
导师与学生的“难舍难分”

在方杰看来,没有导师,也就没有如此优厚的学习环境。实验室的内涵往往超越了有形的空间,也共享了很多规则、理念和工作生活习惯,甚至形成一种“实验室文化”。

与实验室的“过度亲密”也给方杰

从界限到师德:  
让教育回到“培养人”的本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对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进行了规定,包括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等。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肖瑛表示,导师制不仅看重导师的业务能力,也注重导师的道德人格和综合素质,避免因过分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学生成才,要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育回到“培养人”的本质。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日前发布2018年工作要点指出,将研究制定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列出负面清单,重申师德红线,推动各地各校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完善师德建设制度,加强师德宣传教育。

此外,专家建议,研究生应制定较为清晰的学术规划和职业选择,将自己的学术爱好与导师的研究领域有机结合;导师也应注重转变培养方式,合理安排教学计划,通过双方的换位思考、加强沟通,来改善师生关系。

作者:杨思琪 柯高阳

《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1月26日第6版

说吧

## 孩子咋成了“特困族”

日前,一则“重庆中小生成熬夜族,连续两年全国列第一”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文中数据显示:全国中小生成“熬夜族”前十位中,重庆连续两年位居榜首,天津沪紧随其后。晚上睡眠不足,学生白天成了“特困族”。

长期熬夜会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巨大危害,对于孩子来说,伤害更大,不仅会造成精神不振、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直接影响孩子在白天的学习效率。

其实,我国部分中小生成睡眠不足的现象,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曾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每天写家庭作业2.82小时,时长超全球平均水平近3倍。而一直以来,为了切实给学生减轻课业负担,相关部门和学校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减少作业量、向课堂要效率等方式,力求保证学生的充足睡眠。

那为什么减负之后,依然有个别地区中小生成睡眠时间少的现象存在呢?究其根本,“学校减负、家庭增负”是重要原因,前脚刚迈出学校,后脚便踏入补习班、兴趣班、培训班的不在少数。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小学课外辅导学生超过1.37亿人次,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70%的学生参加过课外辅导。“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导致家长焦虑、部分学校执着于“唯分数论”,不少用人单位在选拔任用人才时,依然将学历作为重要门槛,进而导致了“唯学历是从”的人才观等,都是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破解学生睡眠不足难题,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一方面,学校要用健康的教育观和绩效观,破解“分数至上”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家长应培养孩子良好的作息时间和高效的学习习惯,克服从众和攀比心态,尊重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特征;学生也要不断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提高学习效率。

作者:赵博闻

《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



“神题”

薛红伟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1月30日

## 别让“标准答案”束缚阅读理解

学生是否掌握了教育者传授的那套分析逻辑,和自己自己的逻辑没有太大关系。但问题在于,是否一定只有“标准答案”才能体现学生的分析逻辑?这套“标准答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如果标准答案真的只有一个,那作者本人不认同算不算是最明确的否定?

“作者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从提问方式看,不少阅读理解直接向学生发问。这种口吻难免导向考生对作者个人“心思”的揣度,与基本逻辑分析反倒显得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从一些作者本人都做不出题的尴尬可以看出,“标准答案”本就不存在。

正如毕飞宇事后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不认为让孩子们回答这个问题是合适的。所谓的‘厚重感’,可能是老师们的阅读感受,要知道,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与感受能力与老师的差距是巨大的,用成人的‘感受’去考孩子,这里头有失公平。”

阅读理解本应是开放的题,除了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另一个重要目的应该是激发学生的表达欲。但是,目前的出题方式直接让孩子揣摩原作者的想法,或者干脆说是揣摩“标准答案”,显然不利于激发学生自我表达和思考的欲望。其导

致的结果,要么是逼迫考生“为了得分强作解读”,要么是违背自己真实想法而“瞎编”。相比较考查目的的悖论,阅读理解题型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压抑更值得关注。虽说考试就是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考核学生,但不区分客观与主观,统统以“标准答案”思维来限定学生自我表达和想象力的考查方式,确实需要改改了。

而类似的质疑,在有效的改变到来前,恐怕只会越来越多。毕飞宇的另外一番话发人深省:“孩子们很可爱,通过微博向我提了一堆问题。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现在的孩子真是新人类,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真是不一样的,怎么想起来这个方式的呢?精灵古怪的。在我看来,这就是创造性。我们在少年时代怎么可能这么干?即使脑子里有了创意,也不会执行,这说明孩子们的执行力也在提升。我喜欢这样的孩子。”

孩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变了,教育思维、考查学生的方式有什么理由停留在过去?

作者:朱昌俊

《光明日报》2018年1月31日